

# 花蓮心工藝：馬浪·阿雄的盤中風景

Crafting the Heart of Hualien: Ma Lang Ah Shiong's Dish Landscapes

採訪·攝影／方慧潔 Fang Hui-chieh · 圖片提供／馬浪·阿雄



## 漂流木般的人生

頂著招牌馬尾長髮與鴨舌帽，嘴裡總是叼著一根菸，趿著夾腳拖，焦黑的皮膚是長年在山海間工作的結果，與清瘦身材不相稱的一雙大手，是勞動的手。他是馬浪·阿雄，漢名林朝雄，大家都叫他阿雄，以「升火阿雄」行走江湖，四年前改回原住民名「馬浪·烏瓦日」，但順從大家的稱呼習慣，「馬浪·阿雄」便自此成為藝術創作生涯中的藝名。

來自臺東長濱鄉樟原部落的馬浪·阿雄，是噶瑪蘭族和阿美族的混血。他的人生就像漂流木一樣，從臺東、花蓮起始，十多歲便隨著遠洋漁船，往返於高雄與大溪地之間長達六年，然後入伍服兵役、到桃園一工廠當倉管、採購，工廠倒閉後幾經流浪，十多年前選擇落腳在花蓮豐濱鄉的港口部落—這個近年來被稱做「藝術新生部落」的海岸阿美族聚落，重新思考尋找生命的出路。「自然人」馬浪回到山海的懷抱，投入漂流木的創作，2003年在花蓮舉辦第一次個展「漂流新生—升火阿雄漂流木創作個展」，自此馬浪的漂流木家具便逐漸為人所知。

## 生火、升火、生活

每逢颱風與豪大雨過後，海邊經常會出現自上游沖刷而下的大量漂流木。漂流木對於原住民來說是大自然的禮物，海岸阿美族在沿岸撿拾漂流木，從早期實用性的柴火到後來作為創作的素材，處於天然資源豐饒的環境裡，部落裡很多人都會創作、作木工，他們之中有在地原住民，也有像馬浪一樣從外地移居至此的原住民。

漂流木經過大地氣候的洗禮、時間的淬煉，自然成型。馬浪的家具保留了漂流木原始的質樸模樣，且符合人體工學，舉辦了幾次展覽後已小有名度，但馬浪另鍾情於大型雕刻創作，憑著一股傻勁，兩年半間累積了一、兩百件作品，數量雖可觀卻苦於無滿意之作，沮喪之際，他點了火，一次燒得精光，「那個火啊，很大很大，就一直往上往上升……」他比劃著火勢猛烈上升的樣子，眼睛裡似乎還燃燒著當時的熾焰烈火。這就是「升火工作室」名稱的由來。往後，只要作品不夠好，他就「縱火」，儘由火舌捲嗜成灰，灰飛煙滅，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一切重新開始。「一點也不覺得可惜啦。」馬浪吐著煙



2



3



4

1 馬浪・阿雄以鏈鋸切割木頭  
2-4 馬浪・阿雄的檜木盤似游魚又如浮雲、花葉

圈，淡定地說。

馬浪對於火的迷戀，表現在他的作品中。他保留了漂流木本身的樣貌，擅長將火焰向上竄燒的姿態化為舞者的律動，同時刻鑿出木頭的柔軟。這特色手法也運用在他的自然木盤系列中。

從大件的藝術創作到這幾年開始做日常生活的小東西，馬浪坦言一開始是為了生計，「盤子是兩三年前開始做的，有人來跟我訂，我就做做看。」沒想到頗受歡迎，使得部落裡其他的創作者也爭相仿效，紛紛投入製作漂流木盤的行列，但馬浪的作品仍是其中的佼佼者，秀異特出。

題皆與生活美學有關，生活於都市的人驚艷於他作品中所蘊涵的自然之美，不上漆、不上彩，保留了木材最原始的觸感與質感；木材的選用也是馬浪的堅持之一，「我用的材料都是好木頭，百分之八十是檜木，其他是樟木或櫟木。」

相較於孤獨的個人藝術創作，受大眾歡迎的盤子可以支撐他對創作的熱愛。他喜歡嘗試、喜歡做有趣味的東西，他無法接受自己的作品一成不變，「如果我自己都不求進步，那些喜歡我的東西的人應該也會很失望吧！」事實上他對自己的作品要求甚嚴，眼見木盤系列頗受好評，便有人來遊說他提供



### 盈天地於方寸・漂流木的新生命

對於眼前的每一塊木頭，馬浪總是仔細端詳再三，順著那天然的紋絡肌理，下刀緩慢而謹慎；不規則狀的盤子們像是有生命的生物一般，線條翩然流暢，似游魚又如浮雲、花葉，細膩的手感搭配溫潤的木頭香氣，偶爾突出的盤柄或紛然錯落的壺穴紋更添增了橫生枝節的趣味，每一件都像是渾然天成的藝術品，這樣一只盤子，會誘發觀者的視覺、嗅覺與觸覺的反應，堪稱是生活美感的極致表現。「他們說我的盤子是代表一種生活美學啦！」馬浪談起最近被邀請參展的主

設計圖，輸入電腦直接電雕，即可大量生產、減少時間成本，售價也可降低，對此，馬浪一口回絕：「我的作品就是我經過時間、經過思考，用我的雙手、我的心和木頭不斷對話而產生的作品，每一件都是，也必須是。如果你要花比較少的錢買機器做的東西，那請便。」堅持作品不假他人之手，馬浪不因名聲漸起而有絲毫懈惰，靈感來自石梯坪地質景觀的壺穴紋便是他夜裡戴著頭燈，伴著山濤海風，在木頭上一刀一刀挖出來的。

從事漂流木創作已近二十寒暑，接受過

無數次訪問，馬浪對於「藝術與工藝的差別」這個提問頗不以為然，他反問道：「藝術家做的工藝品難道就不是藝術品嗎？」對他來說，作品是經由他的「工藝」而完成的「藝術品」，重點在於創作的人是否賦予作品生命與美感。若執意要將作品歸類成藝術品或工藝品，不僅毫無意義，也忽略了作品本身欲傳達的訊息。馬浪的木盤恰恰表現了藝術家純熟的技藝和個人獨特的美感，將成熟的優雅融入日常用品中，任何使用木盤的人在「擺盤」過程中都與作者產生了對話，這無形中引起的審美知覺和趣味，或許才是藝術家所

樂見的。

無心插柳的木盤為馬浪帶來許多工作邀約，例如獎座設計，他便以盤子為發想，結合原住民的意象，自己做得開心，請託的單位也滿意；例如最近受邀到台北市一商業空間做裝置藝術，另數檔生活美學聯展亦正在籌備洽談中。對於擁有旺盛好奇心與樂於嘗試的馬浪而言，這些持續的邀約使他的觸角更為寬廣，在實用與美感間有更多實驗的機會。

距離上次個展已有四年，馬浪坦言：「我也很想辦個展，但是必須要等我準備好，有新的、夠好的作品，才可以。我不喜歡一直拿舊作品出來展，不能因為展覽而展覽。」見過其他藝術家的大起大落或曇花一現，馬浪更懂得愛惜自己的羽毛。他說正在構思一組作品，希望今年能舉辦個展。訪問的當下正值郵差送來他訂購的全新鍵鋸，他邊組裝邊說：「這是我今年送自己的禮物！今年個展就靠它了！」興奮之情溢於言表。¶



5 馬浪・阿雄的工作室  
6 木盤也可直立為雕塑擺件  
7 為聯展而準備的作品  
8 馬浪・阿雄的檜木盤



8